

中國史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9533.3A)

中國史

第一冊實價國幣叁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恭祿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二二二

(本書校對者沈韻藻)

G 一九八九上

嚴

第一冊總目

第一編 地理及其影響……………一

地理之重要 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難 解決困難之建議 古代疆域 疆域之擴展 現時疆域 高山 川澤 土壤 氣候 植物 家畜 鑛產 勞力與土地利用 地理與職業 地理與政治 土地與經濟 建設之途徑

第二編 上古史料之評論及史前社會……………五五

古人對於上古史之觀念 戰國以前史料之評論 史料缺乏之原因 諸子關於古史之記載 史料之鑑別 漢以後怪誕說之一斑 傳統勢力之解除 殷周銅器銘文 甲骨文 石器與陶器 新史料之限制 人猿之發見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仰韶期人之體質 新石器人之生活情狀

第三編 神話傳說之古史……………一〇九

傳說之性質 苗人之傳說 怪誕之說 民族起源之新神話 吾人對於古史之觀念 開闢
原始 開闢年歲 年號 三皇之說 伏羲氏 神農氏 燧人氏等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夏代史料 禹 啓 中興之說 少康以後之諸王 古代之生活狀況
其他民族

第四編 商

一六七

史料 國號 先王先公 商初之社會 商之世數 湯之故事 湯以後之主要帝王 覆亡
之原因 卜辭所見之王名 年代 疆域 政治情況 社會與生活 宗教思想 文字 天
象 文化上之貢獻

第五編 西周

一二三四

周初之年代 史料 后稷 公劉 大王 王季 文王 周初之社會 武王克殷 封建制
度 周公東征 善後問題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其他諸王

第六編 西周(續前)

一二七二

宣王 西周覆亡之原因 幽王故事之評論 宋周列國之關係 西北之強敵 東南之經營

政治情狀 傳子制 官制 農民經濟狀況 商業與貨幣 城邑 社會生活 宗教思想
其他

第七編 東周……………三二七

春秋時代之劃分 史料 周王疆域 王室之地位 列國疆域 魯 齊 衛 宋 鄭 晉
秦 楚 吳 越 地理影響與土地利用 霸主前列國之形勢 齊桓公 宋襄公 晉文公
秦穆公 楚莊王

第八編 東周(續前)……………三八五

晉楚爭霸 晉復霸業 弭兵之會 小國擔負之一斑 公孫僑治鄭 大夫專政 楚靈王
列國情狀之惡劣 吳國之興亡 越之崛起 禍亂原因之分析 戰爭之情狀 人民之痛苦
工商 盜賊 宴會賦詩 婚姻 祭祀

第九編 戰國……………四四八

戰國之界說 史料之評論 列國疆域 秦 楚 齊 趙 韓 魏 燕 小國 土地之開闢
中央集權 六國稱王及王之尊嚴 臣下地位 信史編著之困難 孝公前之秦國 衛

軼變法 魏文侯 文侯沒後之魏國 齊威王 其他諸國 列國形勢

第十編 戰國（續前）……………四九九

秦惠文王 秦昭王之功業 莊襄王 魏公子無忌 韓 趙武靈王 秦趙之關係 楚之衰弱 齊燕之相攻 燕 合從 秦滅六國——韓趙燕魏楚齊 秦王詔書 戰爭之殘酷 軍備之進步 人才分佈之情狀 治人者之奢侈生活 人民之痛苦 工業之發達 商業 奴隸 婚姻 社會秩序

第十一編 思想與學藝……………五五二

思想學藝發達之原因 說儒 孔子略傳 孔子學說 孔子弟子 大學 中庸 孟子 荀子 楊朱 老子 莊子 墨子略傳 墨子思想 墨者 韓非子 名家 散文 楚辭 美術 結論

中國史 第一冊

第一編 地理及其影響

地理之重要 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難 解決困難之建議 古代疆域 疆域之擴展 現時疆域 高山 川澤 土壤 氣候 植物 家畜 礦產 勞力與土地利用 地理與職業 地理與政治 土地與經濟 建設之途徑

【地理之重要】 一國現狀之造成，由於兩大勢力，一曰天然環境之影響，一曰民族活動之總積。民族活動，包括歷代之興亡，主要之戰爭，政治制度之變遷，向外領土之擴展，文化上之創作與演進，經濟社會狀況之嬗變，以及風俗習慣等。吾人處於今日之社會，雖努力改進政治社會經濟狀況，而現狀造成之成分，則多歷史上之遺傳。稍讀史籍者，當能知之，尤當注意者，民族活動無往而不受地理之影響與限制也。一國人民居住於地球上之一區域，土地為其天然環境，資其所出以爲生，所謂征服者，仍爲利用程度之不同。近世科學進步，說者謂可征服自然，實則科學家根據精密觀察，認識自然現象較前深切，因得於其支配勢力下而利用之，決不能超然脫離其影響。地理對於人生亦然。地理範圍至爲廣大，地形、海洋、山脈、川澤、土壤、礦物、氣候莫不屬之。人民衣食住之原料，多生於土，或出於

土，其不出於土者，直接間接無不與土地有關。古代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大規模之貿易，常不可能，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惟有取之於一地出產之貨物，遇有不可避免之天災，乃多死亡。近世交通便利，問題雖或異於先前，然在通常情狀之下，往往以有易無，維持貨幣出入之平衡，地理勢力之影響，固無重大之減少。要之，地理爲一國之天然環境，實一民族活動之根據地，人民生活，常受其支配與影響。

【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難】地理之重要若此，而吾人研究歷史者，對於地理非有相當之認識，則難了解史蹟之背景，而有正確之說明。上古去今遠久，吾人欲知列代之疆域，常有重大之困難，古人已有同樣之感想。晉（公元後三世紀）裴秀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自稱『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誰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註一）晉去上古不遠，已無可供參考之地圖，裴氏所作，今亦佚亡，材料可謂缺乏。清初十七世紀中葉，顧祖禹編著讀史方輿紀要於凡例曰：『秦漢城邑，其不可見於今者，蓋什之二三。六朝以降，廢置紛更，其不可見於今者，乃什之四五也。隋唐以來，邊荒蠻落，時有興革，其不可考者亦什之一二矣。』困難之癥結，一爲無古地圖可供參考；論者稱古有圖籍，顧其樣式及準確之程度，皆不可知，且藏於祕府，民間無從知之，遇有戰爭，多罹於火。一爲易代改名，古邑有不可考者，改易舊名，用意不一，積久名稱繁雜，不便於記憶，且改易地名，行政區域亦常歸併或再劃分，吾人求其確定之位置，實非易事。以上困難屬於人事，人事之造成者尙有三端。

一曰創作，上古爲游牧時代，部落而居，限於環境，及事實上之困難，所謂帝王決無統治廣大區域，並善治理其民之可能性，後因戰爭，兼併其他部落，疆域始乃視前廣大。書缺有間，好事者誇張帝王功業，而置歷史上演進之陳迹於不顧，著作地理書籍，托爲古人遺書，尤以戰國時代之風氣爲甚。書可表現時人之知識，定其著作之年代，即可明瞭其時之地理知識，固有價值之記載，視爲上古已有之疆域，則不足信。後人不察，遽爾信以爲真，更爲之曲解，乃增加困難。二曰牽強，地理知識，自大體而言，後人常勝於前人，其明顯之原因，則後世交通較便，游歷之區域廣大，記載自較可信。後人視古書爲經典，爲之解說，不可通者則牽強附會。且古人文字至爲簡略，所舉地名，常無精確之紀載。宋以前之地圖，一無存於今日，將其位置指明。古城有不過百丈者，以土築成，毀廢甚易，求其遺址，常不易得。吾人平素所得之印象，士大夫之地理知識，至爲疏陋，古人或亦不免強不知以爲知，附會之結果，以訛傳訛，遂不可究詰矣。三曰同名，古代地名相同者甚多。相傳舜耕於歷山，天下郡國利弊書稱濮有歷山，濟南有之，青州又有之，吾嬀州又有之。顧炎武以濮之歷山爲是，其理由則舜爲濮人也。（註二）亳爲殷商都城，而所在地則前後不同。又如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而山究在何地，言者亦各不同。楊恩論之曰：『說文以爲在遼西，劉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坂，方輿勝覽以爲在隴西，曹大家註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岐山之西。』楊氏以爲在隴西者爲是。（註三）要亦牽強諸凡此類，不勝枚舉。其造成之原因，一或初爲通名，漸而變爲專名，一或古人遷至新地，仍用舊名。吾人讀史，求古城邑所在地，則感困難。

上就人事而言，其非人力所能挽救而生之困難亦多，地質上之變遷，則其一證。顧其去今久遠，人類尚未生存，

姑置不論。我國地多高山高原，江河下流或沿海一帶之平原，乃河流造成之沖積地。北方黃土一遇大雨，則水挾地面上之泥土流入河中，其力之強，積久可變地形，所謂水蝕作用（erosion）也。河中泥沙於水緩流之際，墜落河底，河身漸高，遇有大水，卽有氾濫之禍，甚者改易河道，或奪他河入海，黃河固不必論，涇水、永定河等，亦含泥沙。漢人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永定河則因泥沙淤積，常破堤堽，爲民大害，有小黃河之稱。余於民國二十三年夏，游歷北方，所見之小河多涸，惟有泥沙，甚者高低同於耕地。古代河流淤廢者多，大河改道，或淹沒城邑，或另奪河道，河身變爲耕地，城邑方向因之改變，遂大增加吾人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難。泥沙之帶入海中者，河口附近漸高，成爲淺灘，終遂變爲平原，山東平原蓋如此造成，膠州古爲海船出入之地，（註四）今則去海已遠。瑞典地質學專家安特生（Anderson）於豫西甘肅掘發古代村落遺址，據其報告，澠池古爲河身，（註五）青海則湖面高於現代者約六公尺，（註六）今之面積視古爲小。美地理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數至我國調查，謂長城有在水中者，（註七）古人當不能於水中築城，必受水蝕作用，陵谷變遷也。斯文赫定至西北考古，以爲塔里木河數改河道，方位全變，古城因之廢棄，（註八）寧夏額濟納河古多要塞，今成廢址，黑城則其一例，亦受水道改變影響而然。（註九）此爲習聞之例，其非吾人所知者，更不知凡幾。

東南亦有變遷，黃河嘗奪淮河入海之道，今其故道淤塞。淮水以洪澤湖爲尾閭，自運河入江，由江入海，乃以淤泥日積之故，運河河身視前爲高，江水大漲之時，反而倒灌運河，淮河無法宣洩，大爲害於皖北、江北，近者方始導淮，長江水作黃色，亦含有地面上之黃泥，河身屈曲之處，則水流較緩，江中孤山特立之地，則水受阻礙，泥沙易於淤聚，

積久成爲肥沃之沙田或圩田，下流沙灘，所在皆是。鎮江金山清初尙在江中，五十年前，遊覽金山者，須乘船往，今則去江一二里矣。鎮地舊英租界，三十年前，江輪停泊，上下客貨，近時一望，全爲沙灘。焦山立於江中，江分南北二道，數年前，江輪出入，均由南道，今則沙灘漸高，江輪改由北道駛行，焦山將來或可與陸地連接。鎮江爲著者生長之地，知之較詳，百年內已有重要之變遷。上游小孤山負有盛名，舊在江中，近則與陸地連接，江水低落可以徒步登山。又如崇明島橫亘於江口，在唐尙爲無村落之沙洲，今則面積二千方里，人口超逾百萬。海定施丹謂海岸線每歷六十年，向外伸長一英里，丁文江研究濱海各縣成立之沿革，其所得結論，則每六十九年擴展一英里。註一〇二說互相證明，泥沙之一部份，尙有深入海者。據滬浦工程局計算，江在蕪湖平均流量中所含之沈澱物極鉅，重量年有四四〇〇〇〇噸。翁文灝計算黃河長江西江等五河之沙量，其結論曰：

在全國三分之一面積上，每年有六萬餘萬立方公尺之砂土衝刷而下，計其重量，在十萬萬噸左右。凡此砂土，皆從山原邱陵侵蝕而來，平均計算，每年因侵蝕而低降者爲十分之二公厘，換言之，平均侵蝕一呎，須一六二五年之久，亦即一千五百公尺之高地如泰山者，七百萬年可以陵夷至盡。然在山地速率，自當遠在平均以上，假爲三倍，則二百餘萬年足以盡之矣。而此砂土必有所停積沉澱，如上總量，假若聚而積之於面積大如廣東全省之地，則一年之中，可高至二千餘尺，與陝西華嶽齊觀。如此可見自然力之偉大，亦可見地理現象，正在刻進行，並非終古不變。（註一一）

翁氏根據之數字，自稱不甚精確，其計算又有錯誤。著者初讀其中中國地理通論講義，即疑數字印錯，更取年鑑

讀之，亦未更正。其計算也，雜用公尺英尺，頗不便利，一年蝕低十分之二公厘，則一公尺需時五千年，七百萬年，泰山當可蝕盡。華山高二千六百餘公尺，廣東面積約二二三、八四四方公里，自計算所得之數字而言，非三十萬年以上，斷不能與華山齊觀。著者徵引此文，乃欲讀者明知地理上之自然勢力，對於翁氏推論，除上言數字錯誤而外，以大概如此視之可也。尤有進者，新疆等地雨量稀少，河流多屬內流，其變更明顯者，當在大河下流。再就長江論之，其泥沙來源，一爲雨水洗去地面上之泥土，一爲濱江崩坍之田地。江岸崩坍，尤足以增加吾人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難，瓜州則其明顯之例。瓜州在鎮江之北，隔江相望，清初尙爲大城，今則地多坍入江中，僅爲小鎮，滄海桑田，豈如此耶？茲再引徵清代以前之例，漢書地理志云：『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江中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分江水後人釋爲南江，陽羨在今宜興。既有二江當有北江，班固未有說明，信如其言，分江水須經過高山始能入浙，而水性就下，其地公元後三世紀尙爲山夷所據，班氏所言非調查而得，抑傳聞之誤乎？中江在蕪湖縣南，蓋今之縣河，說者言其流入高淳、溧陽、宜興，入於太湖，亦有可疑之點。今自蕪湖東下之長江（說者指爲北江），反未言及，豈河道變遷太速，抑班氏有誤耶？又如三江，說者指爲吳淞江、婁江、東江，宣洩太湖之水，皆大川也。東江淤失已久，今不可考。婁江卽劉家河也，明初尙爲大河，明末漲塞。註一二吳淞江今稱蘇州河，河狹水淺，與前迥不相同。黃浦江亦有長江之泥沙流入，置之不問，歷若干年後，亦將漲塞。滬東滬江大學附近，瀕江一帶，乃用機器吸取江中泥土而成之基地。由是言之，古今地形變遷，常受泥沙之影響，海岸線已如上言，向外伸長，海潮遂不能如古代西上之遠。漢人詩歌咏及廣寧潮，今日揚州三江營久已無潮可觀。天下郡國利弊書引韓遂言曰：『往者濱海之民多煮鹽

以爲利，今海味淡，而利悉歸於崇明，乃竈戶猶歲輸鹽課，青浦猶虛設場，官民與國交病之。」（註一三）斯見其去海漸遠，明代崇明島產鹽甚富，今則無足輕重。其南錢塘江泥沙亦多，不便航行，古代海船乘潮直達杭州，近時海潮不若往昔之高大，及至杭州已無足觀。南方雨量豐富，地受河流影響，例如廣東平原爲三江冲積之地，惜其開闢較遲，而吾人所知者又少也。

【解決困難之建議】 以上所言困難，有混合自然人事而成者，人事各有造成之原因，亦有混合而成者，吾人考求古代地名所在地，常非易事。顧炎武編著天下郡國利弊書，嘗曰：『或問余所考古蹟確乎？曰：近之矣。於何考之？考之載籍。載籍信乎？曰：誤者不少也。如漢書、郡國志，外黃有黃溝，地理有黃城，非也。』（註一四）今讀古書類於此者，不知凡幾，再舉一二明顯之例如下。四川塗山有禹廟，鄮道元於水經注論之曰：『常璩庾仲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又如漢書地理志曰：『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以當塗縣之丹陽爲楚封地，括地志則謂熊繹所封，在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之丹陽，輿地志亦謂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所封。吾人根據書籍，辨別信誤，而書所言不同，何從知而辨之？曰：考古貴得實證，殷墟發掘之後，獲得古物，安陽小屯村之爲殷墟，實無疑問。出土之彝器，常有助於歷史，惜古人多未詳言出土之地，及其發掘之經過。近者專家適用科學方法，發掘古代遺址，頗有所獲，將來範圍擴大，或能補助吾人判斷古代城邑所在地。其無古物發現或證明者，則當研究其發展之史蹟，及與他地之一切關係，如春秋初年，楚在江漢之地，後始向東發展，其經過可於左傳求之。當塗丹陽去漢水太遠，上古地未盡闢，交通阻塞，當不能遠徙於郢，故不足信。

其無書籍紀載者，則當根據所知之情況與史蹟論之。凡可得而知者，無不知之，佐以豐富之常識，慎重考慮古邑所在之地，例如塗山遠在西蜀，而蜀於戰國時代始併於秦，其先地未開化，禹往娶婦，事不可能，其在壽春則較有可能性。然此亦非證明，書多成於後世，去禹之世已遠，創造穿鑿均所不免，即幸而免去，亦不過根據口口相傳之故事。後人展轉抄襲，筆之於書，其相同者終不能認為兩種以上之獨立證據，而可信之價值常低。其僅有一種說法，別無他說與之衝突，然苟不近情理，或不合於古代狀況，則寧闕疑，亦不宜率爾信以為真。

【古代疆域】古今疆域不同，大體而論，漢族逐漸向外發展開闢新地，而後人昧於歷史上演進之跡，或誇張古代帝王之功業，以為其疆域已極遠大。漢人常有『日月所照莫不從順』之說，其言浮妄不足一辨，天下郡國利弊書敘述雲南車里，明置宣慰使司，稱車里『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註一五)其言極牽強附會之神技，巡撫何孟春請復永昌府治，中云：『竊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註一六)近時雲南土地約三分之一，尚在夷人手中，大城外之鄉間，亦有夷人居住。三世紀諸葛亮南征孟獲，其出師表言之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言下有不辭勞苦之意，夷人所居之地故也。漢武帝方始經營西南夷，開拓領土，漢碑近於雲南昭通發現。(註一七)則其明證。然為國勢強盛時代之政治統治，近於清代之屬地，未有永久之影響，其在遠古，何能入貢？顧氏論及貴州，引沈思克沿革解曰：『黔於古，始非異域也，我版圖所從來矣。鴻濛不可得考，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流沙，遠跨黔西南之外……黔於禹貢為梁州之境。』(註一八)沈氏所言，全為附會古書之說。唐代其地為放逐罪人之所，劉禹錫、柳宗元以王叔文之黨，受禍遠斥，柳貶永州司馬，其所作游記，可見湖南南部之情狀。如小石城山

〔記稱造物者不爲此山於中州，而列之於夷狄，且述或人之言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永州今爲零陵，漢時開闢，唐時猶未發達，故其言如此。其後劉得播州，柳得柳州，聞而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將請於朝，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註一〕播州爲今貴州播義，柳州則在廣西，二地均以貶官充任刺史，而柳州視播州開化多矣。明代貴州仍爲放逐罪人之地，王守仁貶至修文，則其明證。清初改土歸流，歷久戰爭，征服貴州東南部，設置六州，曰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時人稱爲新疆。友人有至貴州調查者，鄉中常見苗人。上古帝王遠在北方，何能化之？史記西南夷列傳言其開闢之經過，亦不足信。其言曰：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班固編著漢書，抄襲司馬遷文，除「還」作「迺」外，別無紀載。按史記六國年表，楚威王元年，爲周顯王三十年，（公元前三三九年。）威王在位十一年，懷王繼之，在位三十年，頃襄王又繼之，其二十二年（公元前二七七年）始失巴黔中郡。威王何時遣莊躋西征？史無明文，姑作晚年遣之，歷時五十餘年，壯者非死即老。巴蜀爲秦所併，史無詳細紀錄，秦本紀與年表所言相差十四年，即按最後年代計算，平蜀在惠文王後元九年（公元前三一六），距威王之死十數年矣。蜀初未併於楚，前既能去，後何不能返國？用兵若此之久，史無明文，亦頗可疑。王滇之說或爲傳聞之辭。尤當注意者，巴在秭縣之西，當與黔中相近。張儀列傳稱秦取楚丹陽漢中之地，楚襲秦不勝，割城以和，秦欲以武關外地易楚黔中地，此可證明黔中去巴及漢中不遠。晉書地理志稱秦取楚巫中地爲黔中郡，又爲一證。後人不

察，以湖南西部及貴州北部屬於黔中，乃視漢唐行政區域，同於戰國之世。

閩廣諸省開闢亦遲，顧炎武稱獠人楚粵爲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獠人與虔（寧都）汀（長汀）潮（潮安）循（龍川）接壤錯處，亦以槃蓋爲姓。且述其語曰：『常稱城邑人爲河老，謂自河南遷來。』（註二〇）據此，獠人在明，尙居於江西福建廣東接壤之地，而漢人則自北方遷入。顧氏又稱明廷設官治之，（註二一）其先則歸土官治理。楚指湖南而言，其西部苗人頗有勢力。顧氏嘗論之曰：『獠本盤瓠之種，產於湖廣溪峒間，卽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是也。其後生息蕃衍，南接二廣，右引巴蜀，綿亘數千里。』（註二二）苗亦稱獠，二字往往互用，其種族相同故也。顧氏言其所居之地，自屬可信，然謂其後蕃衍，居於粵蜀，豈其地先有漢人耕種耶？此說之不可解者也。書缺有間，後人以古帝王治理其地，而苗人尙佔廣大區域，顧氏乃爲之曲解歟？蜀自收入版圖以來，漢人徙居者漸多，而藏人苗人仍各佔據一部份土地。友人前入川者，謂三峽中之石壁有鑿成石洞者，苗人嘗居於此。余入川時亦有所見。近則其地苗人多已滅絕，蓋一受明末大亂屠殺之影響，一以清初改土歸流之戰爭，多罹於難，其一二逃亡者，或同化於漢人，惜無文獻可徵。關於廣東，顧氏引粵人之言曰：『按吾廣十郡，惟雷瓊距海，餘皆多山，獠獠峒獠叢焉，陽春之西山，德慶之下城羅旁綠水，尤其要害也。』（註二三）廣西苗人尤多，叛亂時作，皆用兵力勦平，設官治理。顧氏稱粵有土而無官者，十恆八九，漢始設守，（註二四）又稱漢代庶姓用於邊，南朝偏安，同姓至粵，唐盛王亦不出閣，郡縣正官大抵任譎，非以其遠歟？』（註二五）凡此記載，均可證明遠古帝王治理西南諸省決不可能。更就秦漢郡縣分佈而言，長江以南，遠不及北方之多，漢代人口密度及人才所出之地，長江西江流域合併計算，尙遠不及北方，長江西江相較，則西

江流域不足輕重。此皆可以證明西南諸省開闢之遲，其經過將分言於以下諸篇。

我國境內，北方黃河流域，開闢最早。遠古之世，其地川澤較多，地未盡闢，人民生活未脫遊牧狀態，政治組織，近於部落式之酋長，統治黃河流域之廣大平原，殆不可能。史記記載上古帝王始於五帝，五帝以黃帝爲首。司馬遷論及史料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本紀稱黃帝所至之地曰：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司馬遷嘗游名山大川，於五帝本紀末曰：『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不足爲黃帝曾至其地之證據，長老所言爲附會，新奇之說，故有折中於古文之言。後人釋地，謂阪泉涿鹿均在上谷，地在察哈爾南部，空桐雞頭在今甘肅。但天下郡國利弊書引范守己豫談，謂崆峒山在汝禹二州。沈括夢溪筆談稱解州鹽澤在版泉之下，其色發赤，村人謂之蚩尤血，其地有蚩尤城，又有濁澤，在州西二十五里，一名涿澤。解州在山西西南部，汝禹在河南中部，其西盧氏縣有熊耳山，又有軒轅陵，則黃帝所至，不出山西河南二省。註三六此爲一種解釋，就古代交通及政治組織而言，其可信之價值，遠在史記諸家注解之上。史記成於西漢，關於古代帝王，司馬遷之根據，非有可信之史料，吾人不必信其所言，皆爲事實。